

## 第二章 錯誤論與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

本章結構如下：

第一節 博侯申與偉萊曼的顏色錯誤論及其特徵

第二節 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

第三節 對一致性質疑的反駁

### 第一節 博侯申與偉萊曼的顏色錯誤論及其特徵

本節首先將以博侯申與偉萊曼為代表，說明錯誤論的意涵(1.1)，其次釐清錯誤論與傾向論的理論關係，以說明兩種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是相容的(1.2)。

#### 1.1 顏色感知的投射錯覺與顏色信念的錯誤論

日常的感知經驗中，顏色感知總是被感知為外在物理對象的性質，例如：我所看到窗外相思樹的蒼綠色，就是「相思樹的」蒼綠色，而不是「我的」蒼綠色知覺。

另外，日常的顏色信念中，顏色這種特性(如果有的話)也總是被理解為外部對象所具有的性質；並且，這種性質就是我們所見的顏色知覺。

也就是說，當我看到窗外的蒼綠色的相思樹，並且說：“窗外有蒼綠色的相思樹”，我就是相信了窗外的相思樹具有蒼綠色這種性質，並且這種性質就是我所看到的蒼綠色。

這就是史特勞德所謂日常顏色信念的直接論模式：

「某物是黃色的」此一信念，以及見到某物是黃色的此一顏色感知，所相信之該物所具有的黃色，就是所感知到的(該物所具有的)黃色。亦即：「某物A是黃色的」此一信念陳述，以及「見到某物A是黃色的」、「對某物A的黃色感知」此顏色感知陳述，兩陳述中「黃色」一詞，所指涉的是相同的：我們所感知到(A所具有)的黃色特性，或者說，對A的黃色感知。亦即，「黃色」一詞在上述兩種語脈中的意義相同。<sup>23</sup>

現在，錯誤論主張：

(1) 顏色感知的投射錯覺：顏色感知並不是外部對象的性質，而只是我們視域(visual field)內的感知特性，也就是說，我們在感知經驗中，將顏色感知為外在物理對象所

---

<sup>23</sup> Barry Stroud, QR, p154.

具有的性質，其實只是一種錯覺；我所見窗外相思樹的蒼綠色，其實只是我的視覺感知，而不是相思樹的真正性質。

而屬於我們視域中的顏色感知，却看來像是外部物體的性質這種錯覺特性，可稱之為「顏色感知的投射現象」。

(2) 顏色信念的錯誤論：既然，外界物體並不具有日常我們所相信它具有的那種顏色特性，因此，日常的顏色信念都是錯誤的。

正如博侯申與偉萊曼所言，是否現代科學告訴我們，相反於我們眼睛所見的，草其實並不是綠色的？伽利略認為如此。（我們贊同上說而主張）對顏色經驗的最佳解釋，乃是視之為一種普遍的系統性錯誤。他們主張，第一：視覺顏色經驗，若不涉及視域中的感覺特性，便不能充份說明；第二：而視域中的顏色特性，看起來却像是外在物理對象的性質；這就是傳統對顏色經驗的投射論解釋；根據此種解釋，將外在物理對於表現為具有顏色性質的這種意指性意含(intentional content)，事實上只存在於我們的視域之中。以及在日常語脈中，當某人說某物是紅色的，他就是在報導著他的眼睛所告訴他的。而他眼睛所告訴他的乃是該物具有某種視覺性質，但是，該性質事實上並不屬於外在物理對象，而是其視域內性質。因此我們結論：日常語脈中，當某人說某物是紅色的，他所說為假。因此，所有將顏色歸屬於外在物理對象的陳述都是假的。

這就是顏色錯誤論立場：在感知方面，主張日常顏色感知皆具有錯覺性；在信念方面，主張日常顏色信念都是錯誤的。

## 1.2 錯誤論與傾向論

必須注意，上述的顏色錯誤論立場，仍不足以充份表示出錯誤論的特徵，尤其是它與傾向論的差別；以下說明。

第一章中的傾向論者，在顏色知覺方面，也會同意日常顏色知覺是一種投射性錯覺，也就是說，傾向論者也是顏色知覺上的投射論者。

至於顏色信念方面，傾向論者是否也主張日常顏色信念是錯誤的？這分成兩種情況；第一：如果傾向論者是主張「日常的物體顏色信念中的顏色概念，本來就指涉著外在物理對象造成我們顏色感知的傾向」，那麼他便不會主張日常顏色信念的錯誤論；第二：如果傾向論者是主張「日常的物體顏色信念中的顏色概念，本來指涉著顏色感知(亦即史特勞德所謂的直接論立場)，其實是錯誤的，它其實應該指涉外在物理對象造成我們顏色感知的傾向」，那麼他就會主張日常顏色信念的錯誤論。

哪一種傾向論立場是莊士敦所抱持的立場？

我們認為，莊士敦以及大部份的傾向論者，應該都是抱持第二種立場；理由是：我們認為第一種立場不符合事實，日常的顏色概念，應該如史特勞德所謂的直接關聯論，指涉著顏色感知，並且視之為外在物理對象所具有的性質；而傾向論者正是針對此種錯誤的日常信念，加以糾正，主張應該以造成顏色感知的傾向來定義外在物理對象的顏色；莊士敦本人雖然沒有明白說出這一點，但應可以判定他是抱持這種立場。

基於此，筆者認為，關於顏色信念方面，傾向論者事實上也都會主張日常顏色信念的錯誤論。

那麼，既然錯誤論者如博侯申與偉萊曼等人，以及傾向論者如：莊士敦等人，都同意：(1)顏色感知具有一種投射性錯覺 (2)日常顏色信念都是錯誤的；那麼看起來錯誤論和傾向論之間並沒有差別，其實不然，當我們說：顏色知覺的投射錯覺性以及日常顏色信念的錯誤論，其實並不足以表示博侯申與偉萊曼錯誤論的特徵，以及它與莊士敦傾向論的差別。

所以，要了解博侯申與偉萊曼的錯誤論，就必須注意到，博侯申與偉萊曼不僅主張顏色知覺的投射錯覺性以及日常顏色信念的錯誤論，他還反對莊士敦的傾向論，<sup>24</sup>甚至，他們反對任何可能的外部物體顏色理論；他們認為，外在物理對象並沒有顏色這種性質；任何賦予外在物理對象以顏色性質的理論，不論是日常的顏色信念，還是莊士敦的傾向論，都是錯誤的。

這才是博侯申與偉萊曼錯誤論的核心立場。

因此我們不妨說，僅針對日常顏色感知與顏色信念而主張：(1)顏色知覺具有一種投射性錯覺 (2)日常顏色信念都是錯誤的，乃是一種「廣義的錯誤論」，這兩項主張是博侯申與偉萊曼錯誤論與莊士敦傾向論的共同立場；而進一步否定物體具有顏色性質的可能性，或否定任何物體顏色理論的可成立性，才是博侯申與偉萊曼所主張的真正的或「狹義的錯誤論」。

依此種區分，莊士敦的傾向論算是一種廣義的錯誤論，而博侯申與偉萊曼的錯誤論，則必須依照上述狹義的錯誤論來理解。這樣才能突顯出博侯申與偉萊曼的錯誤論的特徵，以及它與傾向論的差異。

但是，接下來的行文裡，我們並不會採取這種廣義、狹義的用法區分，當我們說到博侯申與偉萊曼的錯誤論，就是指狹義的錯誤論。

---

<sup>24</sup> Boghossian, P.A., and J.D. Velleman. 1989. Colour as a secondary quality. *Readings on Color Volume 1: The Philosophy of Color*, p.83.

## 第二節 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

針對傾向論與錯誤論的共同基礎：<1>人類的顏色知覺具有投射錯覺性<2>人類日常的顏色信念皆是錯誤的，史特勞德提出一致性質疑。

史特勞德稱傾向論者與錯誤論者所企圖完成的乃是一種「揭露(unmasking)計畫」：揭開日常帶錯覺性或錯誤性的顏色表象之幕，揭發關於顏色之實在的真相。

錯誤論者所認為的真相是：所謂物體的顏色其實並不存在！傾向論者所認為的真相則是：物體的顏色其實是一種造成顏色知覺的傾向。

史特勞德指出，不管是錯誤論還是傾向論的揭露計畫，若要能實行，都必須符合以下必要條件：

<1>揭露者所依據的世界觀中必須不包含任何「顏色是物體的客觀實在特性」之主張，或會引伸出此種主張者，否則即自相矛盾。

因此也就要能夠：

<1.1>揭露日常顏色信念皆為假：揭露者必須能夠了解人們所具有的日常顏色信念，但是自己又並不主張那些信念。

<1.2>揭露日常顏色感知皆為錯覺：揭露者必須能夠認知到人們日常具有的顏色感知，但是自己並不相信那些顏色感知。<sup>25</sup>

條件<1>其實就是適用於任何哲學主張的最起碼的一致性要求：你不能同時既主張p，又主張~p；這也就是傳統邏輯所謂思想三律中的「矛盾律(law of contradiction)」。<sup>26</sup>

對於<1>，筆者認為沒有人可以不同意。

史特勞德進而由<1>引申出<1.1>與<1.2>，並主張傾向論與錯誤論均無法滿足這兩項引申條件：如果他們不主張任何日常顏色信念，不相信物體可以具有揭露者所謂「錯覺性的顏色感知」這種性質，就不能了解並指出他人與自己具有何種日常顏色信念、何種顏色感知，更遑論後續的揭露工作。

也就是說，史特勞德主張，傾向論者與錯誤論者的揭露計畫本身，就是不一致

<sup>25</sup> Barry Stroud, QR, p146

<sup>26</sup> 亞里斯多德, *Metaphysics*. In Ed. Jonathan Barnes (1991).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II,1,1573。

Audi, Ed. Robert (1995).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423-424。



的；因此揭露計畫註定要失敗。

稱上述三項必要條件為「一致性條件」，而稱史特勞德的批評為「一致性質疑」。

在進一步說明史特勞德一致性質疑並加以評價之前，我們要較嚴密檢視<1.1>、<1.2>兩條件；史特勞德從<1>引申出它們，並依據這兩條件進行其論證；我們並不打算質疑<1>，所以，對史特勞德一致性質疑的檢討重點，將會落在<1.1>、<1.2>這兩條件上，因此將先檢視此兩條件的其意含(2.1、2.1)，然後再完整呈現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2.3)。

## 2.1 一致性條件<1.1>

由<1>引伸出來的<1.1>，乃是關於日常顏色信念；史特勞德說：揭露者不能在揭露日常顏色信念皆為假的同時，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

這裡的「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有三種可能情況必須區分。

### (1)明示的自相矛盾

依此情況，所謂「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的顏色信念」，乃是指揭露者在揭露日常顏色信念皆為假的同時，卻又明示地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為真；他隨時樂於說出：「我主張某些日常顏色信念為真」、「這個顏色信念是真的」，或者，他雖然並未明白說出他關於日常顏色信念的主張，而是直接使用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例如，他說：「(日常意義下的)這顆蘋果是紅的」，而並不是說「我的『這顆蘋果是紅的』這個信念是真的」，但一旦他被問到：「那你是主張了(日常意義下的)『這顆蘋果是紅的』這個日常顏色信念是真的？」，他也會樂於追認。

這顯然毫無疑問地自相矛盾，如果顏色揭露計畫必然會觸犯此種自相矛盾的話，那麼它顯然是不一致而不可成立的。

### (2)非明示而可改正的自相矛盾

其次考慮第二種情況：所謂「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在這裡只是不謹慎地使用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或使用了可推導出日常顏色信念的信念，而不是明白地「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為真」，並且，一旦經人指出之後，他便會立刻更正自己的錯誤，並且他也能成功地更正他的錯誤。

這就好像伽利略主張了地球繞太陽旋轉，卻又告訴自己的僕人：「天黑了，太陽下山了！點燈吧。」因而被僕人糾正：「先生，可是您主張地球繞著太陽轉，所以應該要說『地球的我們這一面轉離太陽了』才對！」此時，伽利略可以承認錯誤

並更正用語；或者，他也可以跟僕人說：「沒錯，但是這樣說太麻煩了，反正以後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這樣，伽利略就只是不謹慎地使用了「地球繞太陽轉」此信念而已，只要經過更正之後，就算他繼續使用原來的用語，就不算是自相矛盾，因為我們知道他真正的主張是太陽繞地球轉；而在他察覺並更正之前，縱然不算是真正的自相矛盾，至少也一定是有所缺失，因而仍須避免。

顯然這一種的自相矛盾對揭露計畫並不構成實質上的困難——如果顏色揭露計畫的不一致問題是屬於這一類的話。

### (3)非明示且無法改正的自相矛盾

這種情況較特別；所謂「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在這裡與第二種情況相同，揭露者只是使用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不同的是，當他察覺到或者被指出後，卻發現自己無法進行改正，而這不是因為他目前暫時沒有其他語言表達工具，也不是因為「雖然原則上有可能避免使用這些日常顏色信念，但實在太麻煩」（如果是因為這樣，其實就屬於第二種(原則上)可改正的情況)，而是因為，若取消那些日常顏色信念，會導致某種不可接受的後果。

有哪些後果是不可接受的？

#### (3.1)理論上不可接受的後果

首先當然是邏輯上的自相矛盾；如果這裡的情況是這樣的，那就等於說，主張日常信念皆為假的揭露計畫，會邏輯地推論出自相矛盾的後果；這也就無異於從根本上歸謬地證明了「日常信念皆為假」此主張為假。

再來當然就是違反事實；如果這裡的情況是這樣的，那就無異於從根本上證明了「日常信念皆為假」此主張違反事實而為假。

反揭露者如史特勞德，如果能夠證明其中一點，就算是成功地推翻了傾向論者與錯誤論者的揭露計畫；這並且顯示了揭露計劃「無法符合一致條件」——試圖改正以求一致將導致「邏輯上的矛盾」或「違反事實」這些理論後果。

筆者看不出情況(3)所謂的「不可接受的後果」，從理論後果上來說，除了這兩種可能情況以外，還有其他可能。

#### (3.2)實踐上不可接受的後果

但是，除了理論後果以外，反揭露者可能還會訴諸某種實踐上的不可接受後果：若取消、滌除所有日常信念，會引發某種實踐上不可接受的後果。

筆者不知道會有什麼實踐後果是不可接受的，但我可以確定的是，揭露者若打

算主張這種情況，他所提出的所謂的不可接受的實踐後果，必須不是上述「他目前暫時沒有其他語言表達工具」以及「雖然原則上有可能避免使用這些日常顏色信念，但實在太麻煩」這兩種情況，如果是因為這樣，其實就屬於第二種(原則上)可改正的情況。

但就算承認的確有這種後果，還會面臨一個更大的問題；取消、滌除所有日常顏色信念，乃是基於揭露者「日常顏色信念皆為假」之主張(為符合一致性條件)；但我們並不能從「某主張之貫徹會引發某種實踐上不可接受的後果」推出該主張為假；所以，縱使反揭露者能成功指出「日常顏色信念皆為假」此主張的貫徹會引發某種實踐上不可接受的後果，也不能據以推論出「日常信念皆為假」此主張為假。

#### (4)總結「一致性條件<1.1>」

一致性條件<1.1>的各種可能使用情況中，在情況(1)下，該條件無疑成立，反揭露者只要成功指出情況(1)發生，亦即揭露者明示地主張了某些日常信念為真，就可訴諸「不符一致性條件」而推翻揭露計畫的「日常信念皆為假」主張。

情況(2)下該條件也成立，但它對揭露計畫影響不大，頂多只是使得揭露者必須更謹慎地改正缺失。

情況(3.1)下也無疑成立；反揭露者只要成功指出情況發生，也可訴諸「無法符合一致性條件」推翻了揭露計畫「日常信念皆為假」此揭露計畫主張。

情況(3.2)下則該條件不能成立；反揭露者就算成功地指出了此情況發生，也不能據以推出揭露計畫的「日常顏色信念皆為假」主張；它頂多只顯示了揭露計畫會面臨一種實踐上的困難。

清楚區分這幾種不同情況後，才能判斷史特勞德對錯誤論與傾向論的一致性質疑，到底是訴諸了哪一種情況下的一致性條件。

## 2.2 一致性條件<1.2>

<1.2>則是關於顏色感知。

首先須注意，<1.2>並不是要求揭露者不能有顏色感知，或者要求其顏色感知不能具有錯覺性；揭露者主張人類顏色感知是一種錯覺，同時又受這種錯覺影響，這一點也沒有不一致。

<1.2>針對的是揭露者關於顏色感知的**揭露主張**：「人類顏色感知是一種投射錯覺，外部物體其實並不如感知般地具有顏色感知性質，顏色感知其實是在人類視域(visual field)內呈現的性質」。

針對此揭露主張，史特勞德的<1.2>說：揭露者不能在揭露顏色感知皆為錯覺的同時，卻又相信了某些顏色感知。

所謂「相信了某些顏色感知」，就是如常人般臣服、接受了某些顏色感知的投射錯覺；而顏色感知的投射錯覺就是日常顏色信念的根據(依史特勞德所謂日常顏色信念之「直接關聯論」)，臣服、接受了某些顏色感知的投射錯覺的人，就是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的人。

簡言之，條件<1.2>可以改說成：揭露者不能在主張顏色感知皆為錯覺的同時，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

因此，前面1中關於「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的區分與說明，也完全適用於此。

## 2.3 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

釐清了史特勞德的一致性條件的所有可能涵義之後，便要呈現史特勞德如何論證揭露計劃無法符合一致性條件；要特別留意觀察的是，史特勞德究竟是訴諸了哪一種意義下的一致性條件。

### 2.3.1 基本論證策略

雖然史特勞德的論證頗為繁瑣，但其基本策略其實很簡單：只要他能夠指出，在某種情況下，揭露者不得不主張某些日常顏色信念，就顯示了揭露計劃無法符合一致性條件，因而無法成立。

史特勞德所設定的擂台對傾向論與錯誤論是極為不利的；只要能舉出一種情況，並證明在這個情況下，傾向論者與錯誤論者一定也要主張某種日常顏色信念，就全面推翻了傾向論與錯誤論，二者必須改口承認物體是可以有如顏色感知般的顏色性質的；如果傾向論與錯誤論的揭露計劃要維持其全稱效力——「顏色感知皆為錯覺」、「日常顏色信念皆為假」，就有義務回應此挑戰。

我認為，傾向論與錯誤論者應該，並且也可以回應此挑戰。

那麼，史特勞德究竟舉出了什麼樣的情況，在其中取消論者與錯誤論者必須要主張日常的顏色信念？

史特勞德並未依賴少數個例；反之，他訴諸了相當一般性的理由：<1>揭露者要針對顏色感知與日常顏色信念進行揭露，就要先能夠指出自己或他人具有何種顏色感知與日常顏色信念；<2>但是，如果揭露者不主張任何日常顏色信念的話，就無法指出他人或自己具有哪些顏色感知或日常顏色信念。



他列舉三種相當一般性的「指出他人或自己具有某些顏色感知或日常顏色信念」的情況，以說明在這些情況下，揭露者必須主張某些日常顏色信念：指出他人或自己的感知(perception)的情況、指出他人或自己稱謂性感知(predicational perception)的情況、指出他人或自己命題性感知(propositional perception)的情況。

以下說明將可見出，史特勞德所舉的這三種情況皆適用於批評錯誤論，但只有第一種情況才適用於傾向論；雖然如此，對傾向論來說仍算是訴諸相當一般性的情況。

由於史特勞德的論證訴諸了相當一般性的情況，因此，如果他的論證成功的話，就不僅只是「個例性地」推翻了傾向論與錯誤論(至少在某些個別情況下，物體具有如顏色感知般的顏色性質)，而是相當全面性地推翻了傾向論與錯誤論(某些一般情況下物體皆具有如顏色感知般的顏色性質)。

要注意，史特勞德的論證並不需達到如此一般性的結論，他只要能夠成功舉出少數個別反例，便足以推翻全稱性的傾向論與錯誤論；因此要謹記，若要成功回應史特勞德的論證，光是訴諸「有不需主張日常顏色信念的個別情況」作為針對史特勞德的反例，是沒有用的；如果史特勞德只訴諸一個反例，就要回應那個反例；如果史特勞德訴諸了三個反例，就要一一回應那三個反例；而現在史特勞德是訴諸了舉凡「要指出他人或自己具有某些顏色感知或顏色信念」的一般性情況，我們的回應就必須要針對他背後支持其一般性反例的理由，而這些理由也一定是一般性的；只有成功回應此一般性理由，我們的回應才能涵蓋史特勞德的所有可能個別反例，而成功捍衛傾向論與錯誤論的全面性揭露計劃。

### 2.3.2 三種一般性的揭露情況

史特勞德列舉三種一般性的揭露情況：<1>指出他人或自己的感知、<2>指出他人或自己的稱謂性感知、<3>指出他人或自己的命題性感知；並說明這三種一般性情況下，揭露者都必須主張某些日常顏色信念，才能夠指出與揭露。

實際的作法是，試著滌除、取消所有日常顏色信念，然後看看我們能不能在三種情況下進行指出與揭露；<sup>27</sup>而史特勞德的答案是不能。

以下依理解難易，由易入難分別說明。

#### (i)指出他人或自己的命題性感知

何謂命題性感知？史特勞德指的是像「瓊斯看見桌上有一顆黃檸檬」這種其對

---

<sup>27</sup> Barry Stroud, QR, p157.

象描述形式是完整命題的感知事實；在此種感知事實中，感知對象描述為：“桌上有一顆黃檸檬”，乃是顯示出主謂格的完整命題形式，其主謂形式乃是：“有一顆黃檸檬(主)，在桌上(謂)”；史特勞德說，要指出「瓊斯看見桌上有一顆黃檸檬」此命題性感知，就涵衍著承認「有一顆黃檸檬在桌上」此種說法；但是，任何涵衍著物體有顏色的說法，都必須排除在錯誤論者的世界觀之外，也就是說，錯誤論者不能承認「有一顆黃檸檬在桌上」這種說法；因而，錯誤論者也就無法指出他人具有何種關於物體顏色的命題性感知。<sup>28</sup>

史特勞德這裡的論證，明顯是針對否定任何物體顏色信念的錯誤論，但似乎並不能適用於主張物體可以有顏色的傾向論；傾向論者大可承認「有一顆黃檸檬在桌上」這種說法，因此這並不會阻礙他們指出他人或自己的「瓊斯看見桌上有一顆黃檸檬」此種命題性感知。

#### (ii)指出他人或自己的稱謂性感知

何謂稱謂性感知？史特勞德指的是像「瓊斯看見一顆黃檸檬」這種，其感知對象描述形式(“一顆黃檸檬”)並非具主謂格的完整命題形式，因而它在原來“瓊斯看見一顆黃檸檬”描述中的謂格地位乃突顯，故稱之為稱謂性感知。<sup>29</sup>

現在，史特勞德說，如果我指出「瓊斯看見一顆黃檸檬」，是因為我相信他所看見的事實上是一顆黃檸檬的話，那麼我自己關於物體顏色的信念，對於此指出便是必要的；縱使我知道瓊斯自己並不認為看見的是檸檬或看見的是黃色的。

因此，指出「瓊斯看見一顆黃檸檬」這種稱謂性感知，便涵衍著物體可以有顏色；但是，任何涵衍著物體有顏色的說法，都必須排除在錯誤論者的世界觀之外，也就是說，錯誤論者不能承認「一顆黃檸檬」這種說法；因而，錯誤論者也就無法指出他人具有何種關於物體顏色的稱謂性感知。<sup>30</sup>

史特勞德此處關於顏色的稱謂性感知，其實可以化約為前述命題性感知，只要我們將感知對象描述：“一顆黃檸檬”，改寫為具主謂格的命題形式：“有一顆檸檬，是黃色的”，那麼，原來的「瓊斯看見一顆黃檸檬」稱謂性感知事實，其實也就是「瓊斯看見有一顆檸檬是黃色的」這樣的命題感知事實，它涵衍著承認「有一顆檸檬是黃色的」這種說法。

---

<sup>28</sup> Barry Stroud, QR, p154-p157.

<sup>29</sup> 由於史特勞德並未定義他所謂「稱謂性感知」、「命題性感知」，因此我只能從他舉的實例來推測其定義。

<sup>30</sup> Barry Stroud, QR, p158.

此論證同樣不適用於傾向論者，因為傾向論者可以承認「有一顆檸檬是黃色的」這種說法，因此這並不會阻礙他們指出他人或自己的稱謂性感知。

(iii)指出他人或自己的顏色知覺

現在問題是揭露者，不論是錯誤論者或傾向論者，在滌除所有日常物體顏色信念後，能不能指出他人或自己具有什麼樣的顏色知覺？

注意欲指出的對象乃是顏色知覺，而不是帶外在物理對象意含的命題性感知或稱謂性感知，因此，這個問題也適用於傾向論者；傾向論者的物體顏色定義中，包含了主觀的顏色知覺在內，因此，顏色知覺的指出，也是傾向論所要面對的問題。

史特勞德首先設想，揭露者或許可以訴諸某種「視覺板塊論」，以試圖避開任何日常物體顏色信念，而指出他人具有什麼樣的顏色感知：當我們看著物體的顏色時，所看到的無非只是視覺板塊；因此可以說，我們所見的顏色感知乃是視覺板塊的性質。

依此觀點，判定某人具有某顏色感知，就只能從自己的顏色知覺開始。

如果揭露者又能夠得知會引發某自己顏色知覺的環境特性，再假設它人受環境影響的方式與自己相同，那麼他就可以判斷處於相同環境下的別人也具有與他相同的顏色知覺。

但這方法預設一前提：揭露者能夠判定自己具有何種顏色知覺。

史特勞德質疑：問題是，根本連揭露者能不能夠認識自己的顏色知覺是什麼都有問題。

不管是判定他人或自己是否具有黃色視覺板塊，都必須瞭解(understand)什麼是黃色視覺板塊？也必須瞭解，當它視該色塊是黃色的時，他所賦予該視覺板塊的性質是什麼？<sup>31</sup>

問題在於揭露者可不可以做到這些？

因此，訴諸「視覺板塊論」只是將問題推回揭露者自己身上，並未解決問題。

如果揭露者能夠解決自己身上的問題，那麼，就有機會利用前述視覺板塊論中的環境關聯性，再解決判定他人顏色知覺的問題。

結論是，排除了所有日常物體顏色信念之後，錯誤論者便無法：指出他人或自己的命題性感知、稱謂性感知，並且，錯誤論者與傾向論者都無法指出他人或自己顏色知覺。

---

<sup>31</sup> Barry Stroud, QR, pp161-163.

我認為他舉的每一個範例，都還有許多可爭議之處，但我無法一一檢討史特勞德的論證細節；讀者在下節中將可見出，我們對史特勞德的反駁，將不是建立在對這些細節的挑剔之上。

以下特別針對史特勞德別處的反傾向論證，並把它納入這裡的論證。

在第一章中我們提到以下的反傾向論證：

### 【一致性論證】

<1>傾向論者主張物體的顏色，是物體造成認知主體身上特定顏色知覺的傾向，而不是認知主體身上的顏色知覺，因此反對日常直接論的顏色信念。(間接論)

<2>所以，傾向論者藉由顏色知覺的概念而界定顏色。

<3>而<2>涵衍著傾向論者具有並瞭解顏色知覺概念。

<4>具有並瞭解顏色知覺概念，又涵衍著相信日常直接論的顏色信念。

<5>根據<2><3><4>，可推出傾向論者相信日常直接論的顏色信念。

<6>根據<1><5>，傾向論者的主張是不一致的。<sup>32</sup>

這個論證的關鍵在前提<4>，傾向論者會質疑：為什麼具有並瞭解顏色知覺概念，就涵衍著相信日常顏色信念？這問題就等於：為什麼能夠指出自己或他人的顏色概念，就涵衍著相信日常顏色信念？

而(2.3)這裡所說，則正是史特勞德對這問題的答覆。

### 2.3.3 史特勞德的結論

以下總結史特勞德論證的成果。

史特勞德首先提出錯誤論與傾向論的揭露計劃都必須符合的一致性條件：

<1.1>、<1.2>；一致性條件要求揭露者不能主張任何物體顏色信念。

接著，史特勞德列舉三種一般性的揭露情況：指出他人或自己的顏色知覺、指出他人或自己的稱謂性感知、指出他人或自己的命題性感知。

史特勞德指出：錯誤論者要能進行這三件事，就必須要主張某些日常顏色信念；傾向論者要能進行第一件事，也必須要主張某些日常顏色信念。

這三件事他們非做不可；所以他們必須主張某些日常顏色信念。

因此，錯誤論與傾向論都是不一致性的理論。

<sup>32</sup> Barry Stroud, *Dispositionalism*；第六章，p.127 以及該頁註 1。



### 第三節 對一致性質疑的反駁

筆者主張，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無法成立；在對其一致性條件的一種解釋下，博侯申與偉萊曼的回應成功；在對其一致性條件的另一種解釋下，筆者也可以成功回應；但在說明理由之前，要先討論Alex Byrne對一致性質疑的回應，並指出它並非有力。

#### 3.1 Alex Byrne的反例

Byrne設想一個情況，以說明如何在不主張任何日常顏色信念下指出他人與自己的顏色知覺，以做為對史特勞德論證的反例，以此也就構成對錯誤論與傾向論的辯護(雖然他自己只辯護錯誤論)。<sup>33</sup>

想像有一種人，生理構造與我們相同，卻從未見過任何顏色，不具有任何物體顏色之信念，有一天看見了一個旋轉中的灰白盤狀物(靜止時)，而看到那盤狀物顯現出藍色<sup>34</sup>；Byrne問，那麼，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為所見到的藍色感知命名，並且同時質疑它是任何物體的顏色？

這個想像案例試圖指出，我們可以在未主張任何日常物體顏色信念之下，指出他人與自己的顏色感知。

首先，假設這個反例的效力適用於所有指出顏色感知的情況，而不是孤立的反例；那麼，就算它成立，也頂多只辯護了傾向論，因為，它沒有考慮到指出命題性感知、指出稱謂性感知的情况。

除非，Byrne能夠證明，錯誤論的揭露計劃並不必去做這兩件事；但他並未證明；因此，並未不算完全答覆了史特勞德的論證。

第二，是否這個反例的效力及於所有顏色知覺的情況？這也有待說明；如果它只適用於部分顏色感知的情況，那麼，它連傾向論也無法辯護；因為，前面已解釋過，只要有一個案例支持史特勞德的論證，只要有一個案例顯示我們必須要主張日常顏色信念才能判定他人或自己的顏色知覺，就足以推翻傾向論與錯誤論；因此，Byrne的例子是否構成充足的反例(至少在指出他人或自己顏色感知方面)，仍是不清楚的。

---

<sup>33</sup> Alex Byrne, 2002. "Yes, Virginia, Lemons are yellow" *Philosophical Studies* 108:213-222

<sup>34</sup> 類似的真實案例是旋轉的七色盤看起來是白色的。

第三，就算不考慮它的效力普及問題，光就他的想像案例本身，是否可一定要依照Byrne的解釋，史特勞德也還可以有所爭議；他可以質疑，他們既然從未見過顏色，從不具有物體顏色信念，那麼，第一次看到那盤狀物顯現的藍色時，他們怎麼知道那是所謂顏色感知？他們怎麼知道別人都有這樣的感知？他們可以隨便給它一個名子：Q，但他們顯然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他們對它是不是錯覺也毫無概念；那麼，他們如何能夠如錯誤論者那樣，指出說：「現在你(我)有了Q顏色知覺，它其實只在我的視域內，不是物體真正的性質，它雖表現得像是物體的性質，卻只是一種錯覺...」？顯然Byrne的例子也會對錯誤論帶來困難。筆者並不是贊同此回應，筆者只是要指出這裡的複雜性。

因此，筆者認為Byrne的訴諸反例，並不構成有力的回應。

### 3.2 博侯申與偉萊曼的「日出」類比與筆者的回應

博侯申與偉萊曼以日常生活中關於「日出」的談論，類比地說明錯誤論者如何可以在不主張任何物體顏色信念的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繼續使用日常物體顏色信念。<sup>35</sup>

博侯申與偉萊曼說，從日常關於日出的談論，可以看出我們時常無害地忍受並引用錯誤的談論。

當某人說日出了，他是在報導其視覺經驗，而視覺上，太陽的確看起來從地平線上升起並繞地球運行。這是我們一般日出談論的意義。

當然關於日出的談論便是系統性地為假；當某人說日出了，他便說錯了；並且通常他也知道自己是錯的，但他還是這樣說，為什麼？

因為這項錯誤在日常生活中並不造成差別，並且反而更有用；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將很難找到證據用以否證其「太陽繞行地球」的信念，因此，此信念並不會對通常所遭遇的現象構成誤導；事實上，它還正確地指引出許多現象；他關於白天時間的判斷，關於天氣，關於最佳播種地點等等都會是正確的——儘管是由「太陽繞著靜止的地球而運行」此錯誤前提導出。

事實上，不說日出而說「地平線落下」反而是容易導出錯誤的，雖然此種說法較真實。

<sup>35</sup> Boghossian, P.A., and J.D. Velleman. 1989. Colour as a secondary quality. *Readings on Color Volume 1: The Philosophy of Color*, pp.98-99.

現在，關於日常顏色談論，博侯申與偉萊曼承認，關於物體顏色的談論將會繼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那麼，錯誤理論要如何解釋容許此種談論並不與錯誤論立場相衝突？

前述關於日出的談論正可用來類比說明此點。

日常生活中，物體乃是像它所表現出的那樣宛如具有顏色的；從物體顏色信念推出的大部份結論都並不被經驗所推翻；並且從它們還推出許多了真實的結論。那麼，我們又何必用一個「真卻較容易導出錯誤」的理論來取代這麼有用的假的理論？而如此並不會與錯誤論立場相衝突，就像我們日常中談論日出，與我們知道日出論為假並不衝突一樣。

注意，博侯申與偉萊曼的回應在此乃是訴諸了對史特勞德的一致性條件採取「(2)非明示而可改正的自相矛盾」的情況解釋。

史特勞德的一致性條件：

<1.1>揭露者不能在揭露日常顏色信念皆為假的同時，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

<1.2>揭露者不能在揭露顏色感知皆為錯覺的同時，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

其中的「卻又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在博侯申與偉萊曼的回應中，乃是指「(2)非明示而可改正的自相矛盾」的情況。

若依此種情況解釋，則史特勞德對錯誤論與傾向論的不一致性指控，雖能成立，但卻是不嚴重的；它只顯示了，我們明知日常顏色信念為假，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仍無害地繼續容許使用這些日常顏色信念；沒有人會把這種不一致性當作是嚴重的問題。

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說明史特勞德的「不一致批評」中，所訴諸的是哪一種意義下的一致性條件；當他說：「錯誤論者與傾向論者若要能夠指出他人的顏色感知與顏色信念時，一定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時，他所指的「一定主張了某些日常顏色信念」乃是指「明示的自相矛盾」情況？「非明示而可改正的自相矛盾」情況？還是「非明示而不可改正的自相矛盾」的情況？

確定此點對於回應史特勞德的一致性質疑甚為關鍵。

首先，顯然不是指「明示的自相矛盾」的情況，因為沒有傾向論者與錯誤論者會犯下如此明顯的錯誤，而史特勞德的論證中，我們也看不到以此為批評目標的段落。

觀察史特勞德所舉的案例，都是一些非明示地使用了日常顏色信念的例子：以錯誤論者的揭露計劃為例，他們指出「瓊斯看見桌上有一顆黃檸檬」是錯覺、指出

「瓊斯看見一顆黃檸檬」是錯覺。

在錯誤論者的揭露計劃裡，這樣的指出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但錯誤論者並沒有在這樣的指出中明示地說「我主張檸檬是如感知般地黃色的」、「我主張『檸檬是黃色的』此信念可以為真」，他只是**使用了**日常顏色信念中「桌上有一顆黃檸檬」、「看見一顆黃檸檬」的說法。

當然，這種說法，就語意上來說，這種說法的確涵衍了檸檬可以是黃色的此種說法，這是無法否認的語意事實。

但是，從錯誤論者使用A，與A涵衍B，推不出錯誤論者一定要主張B；只有從錯誤論者主張A，與A涵衍B，才推得出錯誤論者一定也要主張B。

只要錯誤論者堅持，他僅僅只是暫時地使用日常顏色信念，因此，只有「非明示而可改正的自相矛盾」問題而已。

筆者認為，史特勞德無法否認錯誤論者可以只是非明示地使用日常顏色信念此事實；那麼，他剩下唯一反駁博侯申與偉萊曼的機會，就是拒絕他的日常信念使用，只是暫時性、權宜性、方便性的措施；他必須說錯誤論面對的不一致性，乃是「非明示且無法改正的自相矛盾」。

但史特勞德如何做到此點？

他有沒有指出，放棄日常顏色信念會導致什麼樣理論上不可接受的後果？無論是邏輯上的不一致，或是違反事實？

筆者想沒有；如果有，就等於直接證明了錯誤論與傾向論為假；而筆者並未看出史特勞德提供了這樣一勞永逸的證明。

史特勞德提供的是這樣的一種證明：錯誤論與取消論一定要做某些某些事，但是如果排除所有日常顏色信念，就無法做到這些事。

筆者想，這擺明了是訴諸了「實踐上不可接受的後果」；對此我們可以大方接受，不去質疑是否如果排除所有日常顏色信念，就一定無法做到這些事，也不去質疑是否錯誤論者與傾向論者一定要做這些事；但問題是，就算錯誤論者與傾向論者真的做不到這些事，也不代表他們的主張是假的。

這就是前面已經說明的：訴諸實踐上不可接受後果的「非明示而無法改正的自相矛盾」的一致性條件(3.2)並無法成立：我們並不能從「某主張之貫徹會引發某種實踐上不可接受的後果」推出該主張為假；所以，縱使反揭露者能成功指出錯誤論與傾向論的貫徹會引發某種實踐上不可接受的後果，也不能據以推論錯誤論與傾向論為假。這是筆者對史特勞德的回應。